



小荷尖尖 滨州市中小学生优秀作品选登

本栏目报纸订电话: 8171968/8171969 新闻报道热线: 15254378989

简雅语文专栏
JIANYAYUWENZHUANLAN

推开那扇窗

邹平市焦桥镇初级中学 王怡然

我将那扇门关上,殊不知,已与她的心渐行渐远。明明没上锁,她却怎么也打不开。于是,门里的我与门外的她渐渐生疏……

思绪跳跃到从前。阳光透过玻璃窗,静静地卧在木地板上,沙沙的风声撩拨着时光。她在屋里迈着轻盈的步伐忙碌着,我在屋外偷偷地看。她侧眸,偶然看见我,笑了。那张尚年轻的脸,如缓缓荡开的涟漪,唇角温柔地倾斜。我终是按捺不住,张开手朝她跑去,近了,更近了,仿佛屋里的人,能够给予我整个春天般的温暖。

“咚!”我却被什么东西弹了回来。“傻瓜,中间有门都没看见吗?”她将那扇透明的门徐徐拉开,弹着我的额头,轻轻嗔怪。我望着那扇玻璃门,傻乎乎地笑

……

明明是扇关闭的门,却隔不开我与她的心,或许是因为我会没头没脑地撞上去,她才会笑吟吟地打开。时光渐渐流逝,笑声越来越远,儿时的傻事已经淡忘。

回到家,或许是早已习惯,进屋顺手便关上门,却不知门外隔绝着她惊愕的目光。打开书,笔尖摩挲纸页发出沙沙地响,门外是一阵熟悉又陌生的脚步声。门把手动了动,那扇门却迟迟未开,门外是一阵良久的静默……

找书时,无意翻到一张照片,是儿时那张充满稚气的脸与她紧贴在一起的场景,旧时的回忆被悄然唤醒。

从前相隔的一扇门,被她轻而易举打开,现在相隔一扇门,明明没上锁,她却怎么也打不

开。屋里是渐渐长大的我,屋外是逐渐变老的她。屋外的她紧贴着那扇打不开的门,想听听屋里的动静,终是无奈。明明只是一扇门的距离,却感觉与她相隔天涯。两人的关系便像一滴滴在清水里的浓墨,渐渐散了,淡了。

我轻轻放下笔,走到门前,打开了它。与她惊愕的目光相撞,她张开嘴,却不说一句话。我笑了笑:“妈,我开着门写吧。”她也笑了,眼角的鱼尾纹慢慢荡开……

我将那扇门打开,屋里的我与屋外的她不再是陌生的熟悉;我将那扇门打开,屋里的我与屋外的她不再是无间距的隔阂;我将那扇门打开,亦是通往母亲心灵的门打开。

(指导教师:康玉萍)

雪伤

邹平市魏桥实验学校 赵艺茹

冬天的清晨苍白且寒冷,白雾慢慢将这座小城包围。一道弧形缓缓地从天边探出头来,还未透亮的天空在粉色的光圈下显得有些可爱。我放下了笔,甩了甩早已奋笔疾书了两小时的手。望向窗外,昨夜遗留下的冰晶闪着光,好久没下雪了呢,好像自从那次后我再也没玩过雪。朦胧中,我忽然意识到,记忆中的那个雪天、那个园子早已模糊。

我趁着家人熟睡,下楼散心,蒙蒙亮的天,楼下却人来人往,看着眼前孩童的玩闹,仿佛间我又回到了那天,回到了记忆中的那个雪天。

大年三十,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挂上红灯笼,圆鼓鼓的灯笼喜庆极了,乡亲们的脸上都挂着笑容,走到哪都会迎来乡亲的问候。天色还早,我和父母便跟着奶奶去了村南头大奶奶家,留我爷爷在家烧饭。

昨日的雪,在路边积了一堆又一堆,不久便到了大奶奶家。大奶奶住的三间平房自成一排,屋前是一个园子,种着一片树,树林里孤零零地散着雪,烟囱里冒着烟,浅灰色的烟雾一点点向

远处高处飘去,越飘越淡,直至渐渐消散。我跟随随着父母进屋坐下,心却念着树林里的雪。大奶奶与父母还有奶奶闲聊着,炉子里的火苗跳跃着,烘烤的炉子的铁皮都发红了。我低头玩着手,一抬头看见窗台上透明的盒子里装着东西,我小跑过去一看,呀!是桃酥。我爱吃甜,像桃酥这种东西对我的吸引力不言而喻,只可惜我在换牙,母亲不允许吃甜食,我丧气地垂下脑袋。站在一旁的大奶奶正巧看见,趁着母亲不注意,把我叫到了屋外:“佳莹,猜猜奶奶拿了什么?”“不知道。”话落,大奶奶从身后变出了一大块桃酥,我惊喜地接过,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大口。甜甜的,酥得掉渣,好久没吃甜食的我像吃到了天上的蜜桃。大奶奶笑着看着我,奶奶正好看见了这一幕:“哎呀,嫂子,不用给她拿吃的,家里都有。”“没事,莹莹爱吃,就吃吧。”大奶奶笑着说。

吃完桃酥,我又

想起了树林里那柔柔的雪。我拉着年迈的大奶奶跑进树林,用带着小兔子手套的手向空中撒雪,雪又纷纷飘落,落在我和大奶奶的头上、脸上、肩上。我们笑着,笑声围着树林绕了一圈又飘向远方。我和大奶奶约定好,下次还要一起玩雪。

后来,母亲怀了妹妹,很久没有再去,谁能想到,再见是在大奶奶的白事上。乡亲们都说大奶奶没病没灾活了九十多岁是喜丧,可于我而言,内心的悲戚却难以言说,以后过年再也吃不到桃酥了……

车影自眼前飞过,冷风刮得脸生疼,思绪被拉回,宛如大梦初醒,身心俱疲地瘫倒在床上,不知不觉便陷入了沉睡。朦胧中又看见了大奶奶笑咪咪的脸,她抱着我,给我拿桃酥,“奶奶,好好吃,明年过年我还要。”

(指导教师:石素美)

生命里的春天

邹平市明集实验学校 王景榆

他是我记忆深处的一缕温暖春风,永远清爽,永远可爱。

看着角落里落满灰尘的书卷,想着最近屡屡失利的考试,心中难免失落,父母决定带我回老家散心。车还没开到家门口,远远看到爷爷搓着手等我们,笑容满面,神情灿烂。

回到家后,短暂地拉了几句家常。爷爷似乎看出了我的烦恼,便带我去河边散步。人们正在捕鱼,敲开上面一层坚硬的冰,我发现底下的水竟然是流淌的,我感到疑惑:“爷爷,我在小区里看到的荷塘里的水都是冰冻起来的呀。”爷爷说:“那冰冻起来的都是死水。”

继续往前走,雨后的山路满是泥泞,坑坑洼洼中夹杂着泥土特有的气息。园子里泥土湿滑,看着有些脏乱,而菜却长势极好,豆苗鲜嫩,香椿芽尖绿中蕴紫。石榴叶上也透着薄红,又稀奇又好看,满园草木遍地,春光让我的心中渐渐静下来,原先的烦闷慢慢开始消散。

“怎么样,漂亮吗?”爷爷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,“那是几年前出远门玩,看到这花长得好看,就想着回去种,但在当地没买到种子,回来后问了一圈才弄到一点,人家还说外面的花在我们这里怕养不活。后来啊,我不管它了,可是一想它开时那么漂亮,还是没忍住,现在终于种成了。”

我还来不及感叹,爷爷话锋一转,“做什么事都是这样。”他目光深沉,像一泓潭水,早就把我的心思印在其中,我惊觉爷爷早已洞察一切。而顺着那意味深长的话往下讲,竟如拨云见日,一片明晰。做什么事都是这样,学习亦然,如果因为初时的荒芜就畏怯了,这片土地哪还能开出花来?那一刻我才明白,花美,身边有洞悉人心的长者,更是难得的福分。

坐在书桌前,试卷上的鲜红不再刺眼,反而如园中的一片红叶,在风雨的摧残中更加坚强。爷爷如阳光般炽热,如清风般清爽,爷爷便是我生命里的春天。

(指导教师:贾丽)

